

觀堂集林

附別集

二

王國維著

觀堂集林

附別集

二

中華書局

觀堂集林卷第七

藝林七

海甯 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余前作史籀篇疏證序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并以秦時古器遺文證之後反覆漢人書益知此說之不可易也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司馬子長曰秦撥去古文揚子雲曰秦剗滅古文許叔重曰古文由秦絕案秦滅古文史無明

文有之惟一文字與焚詩書二事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猶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即漢世所謂古文為近自秦滅六國帝百戰之威行嚴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國文字之存於古籍者已焚燒剗滅而民間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觀傳世秦權量等始皇廿六年詔後多刻二世元年詔雖亡國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則當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

過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用既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

史記所謂古文說

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於是篆隸行而古文籀文廢。然漢初古文籀文之書未嘗絕也。史記張丞相列傳。張丞相蒼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典柱下方書。而許氏說文序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蓋即柱下方書之一。是秦柱下之書。至漢初未亡也。太史公自序言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是秦石室金匱之書。至武帝時未亡也。故太史公修史記時所據古書。若五帝德。若帝繫。若春歷譜。若

國語若春秋左氏傳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非當時
寫本者皆謂之古文五帝本紀云孔氏所傳宰予五帝德及帝
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
淮矣至長老皆各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
古文者近是索隱云古文謂帝德帝繫二書也是五帝德及帝
繫姓二篇本古文也三代世表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
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悉不同乖異是諜記與終
始五德傳諸先生補三代世表引黃帝終始傳是終始五德傳亦書命名亦古文也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
讀春秋歷譜諜又云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
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始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
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由是言之太史公作
十二諸侯年表實為春秋國語作目錄故云為成學治古文者
要刪是春秋國語皆古文也吳太伯世家云余讀春秋古文乃

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即據左氏傳宮之奇所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者以為說。而謂之春秋古文。是太史公所見春秋左氏傳亦古文也。七十二弟子列傳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此孔氏古文非謂壁中書。乃謂孔氏所傳舊籍。而謂之古文。是孔子弟子籍亦古文也。然則太史公所謂古文。皆先秦寫本舊書。其文字雖已廢不用。然當時尚非難識。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父談時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種舊籍也。惟六藝之書為秦所焚。故古寫本較少。然漢中祕有易古文經。河間獻王有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固不獨孔壁書為然。至孔壁書出。於是尚書禮春秋論語孝經皆有古文。孔壁書之可貴。以其為古文經故。非徒以其文字為古文故也。蓋漢景武間。距用古文之戰國時代不及百年。其識古文當較今日之識篆隸為易。乃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百

篇尚書於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作偽孔安國尚書序者。仍之。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莫能知。衛恆四體書勢亦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是亦疎矣。求之史記。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此數語自來讀者多失其解。王氏念孫讀書雜誌用其子伯申氏之說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学家。是古文学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

又云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為一家之說。書序正義引劉向列傳曰。武帝末。民間有得秦寶。獻之興。博士使請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帝傳注引華陽書。明帝問。郭口。子幾人能傳學。郭曰。臣子皆不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自起者。即白之。是起簡其學。興起也。

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是謂以今文讀之。

其所謂讀與班孟堅所謂齊人能正蒼頡讀馬李長所謂杜子春始通周官讀之讀無以異也然則安國之於古文尚書其事業在讀之起之至於文字蓋非當世所不復知如王仲任輩所云也自武昭以後先秦古書傳世益少其存者往往歸於祕府於是古文之名漸為壁中書所專有然祕府古文之書學者亦類能讀之如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及費氏經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謂禮古經與十七篇文多相似多三十九篇謂孝經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其書是古文訖西京之末尚非難識如王仲任輩所云也嗣是訖後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李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是古文難讀之說起於王仲任輩未見壁中

書者其說至魏晉間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也

漢書所謂古文說

後漢之初所謂古文者專指孔子壁中書蓋自前漢未亦然說
文敘記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
而異者也漢書藝文志所錄經籍冠以古文二字若古字者惟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
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孔子壁中書也惟禮古經有淹中及
孔壁二本然中祕古文之書固不止此司馬子長作史記時所據石室
金匱之書當時未必盡存固亦不能盡亡如六藝畧所錄孔子
徒人圖法二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弟子籍數術畧所錄帝王
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未必非太史公所謂譜
記及春秋歷譜謀而志於諸經外書皆不著古今字蓋諸經之
冠以古字者所以別其家數非徒以其文字也六藝於書籍中

為最尊。而古文於六藝中又自為一派。於是古文二字遂由書體之名而變為學派之名。故地理志於古文尚書家說亦單謂之古文。如右扶風汧縣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又武功下云。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潁川郡崇高下云。古文以崇高為外方山。江夏郡竟陵下云。章山在東。古文以為內方山。又安陸下云。橫尾山在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東海郡下邳下云。葛繹山。古文以為嶧陽。會稽郡吳縣下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為震澤。豫章郡歷陵下云。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武威郡武威下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蹏澤。張掖郡居延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凡汧山終南敦物外方內方陪尾諸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用字或異。而名稱皆同。而地理志獨云。古文以為者。蓋古文尚書家如王璜儒林傳作王璜
溝洫志作王橫桑欽杜林等說。禹貢以右扶

風汧縣之吳山為禹貢之汧山以武功之太壹垂山為禹貢之終南敦物是地理志所謂古文非以文字言以學派言也其以文字言者則亦謂之古文或謂之古文字郊祀志言張敞好古文字又載敞美陽得鼎議曰臣愚不足以跡古文是孔壁書外之彝器文字亦謂之古文與許叔重謂鼎彝之銘皆前代之古文同然後漢以降凡言古文者大抵指壁中書故許叔重言古文者孔子壁中書又云孔氏古文也

說文所謂古文說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漢時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古文似指蒼頡以來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之文字即余前所謂殷周古文以別於戰國古文者實則不然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敘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

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氎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以其所見史籀篇為周宣王時書所見壁中古文為殷周古文乃許君一時之疎失也其二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

謂殷周古文。然無論壁中所出與張蒼所獻。未必為孔子及邱明手書。即其文字亦當為戰國文字。而非孔子及邱明時之文字。何則。許君此語實根據所見壁中諸經及春秋左氏傳言之。彼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遂以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許君既以壁中書為孔子所書。又以為即用殷周古文。蓋兩失之。故此二條所云古文。雖似謂殷周古文。實皆據壁中古文以為說。惟敘末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古文二字。乃以學派言之。而不以文字言之。與漢書地理志所用古文二字同意。謂說解中所稱多用孟孔毛左諸家說。皆古文學家而非今文學家也。易孟氏非古文學家特牽率言之其後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顯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白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

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中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別言之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別於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漢代鼎彝所出無多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然有別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即有數字不見於今經文亦當在逸經中或因古今經字有異同之故學者苟持此說以讀說文則無所凝滯矣

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

許君說文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段君玉裁注之曰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附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

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又於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下注曰。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於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此數語可謂千古卓識。二千年來治說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曉暢如是者也。雖然。段君所舉二例。猶未足以盡說文。何則。如段君之說。必古籀所有之字。篆文皆有而後可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師古。其易籀為篆。不獨有所省改。抑且有所存廢。凡三代之制度名物。其字僅見於六藝。而秦時已廢者。李斯輩作字書時。必所不取也。今倉頡三篇雖亡。然足以窺其文字及體例者。猶有急就篇在。急就一篇。其文字皆倉頡中正字。其體例先名姓字。次諸物。次五官。皆日用必需之字。而六藝中字。十不得四五。故古籀中字。篆文固不能盡有。且倉頡

三篇五十五章。章六十字。凡三千三百字。且尚有復字。加以揚雄訓纂亦祇五百四十字。而說文正字多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此四十餘字者。許君何自得之乎。曰。此必有出於古文籀文者矣。故說文通例。如段君說。凡古籀與篆異者。則出古文籀文。至古籀與篆同。或篆文有而古籀無者。則不復識別。若夫古籀所有而篆文所無。則既不能附之於篆文後。又不能置而不錄。且說文又無於每字下各注此古文。此籀文。此篆文之例。則此種文字必為本書中之正字。審矣。故敍所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者。當以正字言。而非以重文言。重文中之古籀。乃古籀之異於篆文。及其自相異者。正字中之古籀。則有古籀篆文俱有此字者。亦有篆文所無而古籀獨有者。全書中引經以說之字。大半當屬此第二類矣。然則說文解字。實合古文籀文篆文而為一書。凡正字中。其引詩書禮春秋以說解者。可知其為古文。